

左傳注解辨誤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吳郡後學傅遜著

襄公二十二年見於嘗酎與執膳焉

杜註云酒之新熟重

者爲酎嘗新飲酒爲嘗酎執膳助祭愚每讀此解覺與傳文不協果爾則嘗酎下更應有一二句而有執膳句且嘗酎二字憶漢書不如此解又按禮經月令天子飲酎用禮樂不云嘗酎也若云嘗則後復飲乎且飲酎時雖有祭示有所先不應有助祭而致執膳因再考前漢景帝紀高廟酎張宴註云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爲言純也至武帝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至武帝紀服虔註云因八月獻酎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來助祭

則知古有嘗酎助祭之禮而漢因之時晉主夏盟擬述天子故當嘗酎時而鄭伯適往因助祭爲之執膳此必然也

二十三年納諸曲沃

杜云欒盈邑也愚謂曲沃晉宗廟所在豈以其爲臣

食邑乎齊崔氏猶以崔爲宗邑而云必在宗主宋桓魋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晉豈獨異乎此猶絳公邑而屬趙武正義以爲晉卿分掌公邑而絳趙武所掌則曲沃於欒氏亦猶是耳使果爲欒氏邑何欒氏既奔而邑宰猶不易乎且欒氏邑本今真定府欒城縣非曲沃也又考晉世家至幽公時微極矣獨有絳曲沃使與欒氏又與魏氏安得有之

我實不天子

無咎焉

杜註言我雖不爲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陸云言雖事不集而死實我自不

爲天所祐非子之咎也語意固然

攝車從之

杜云鞅攝宣子戎車陸云攝持引也

云引車逐之愚謂鞅當自有車其用劔時蓋棄車而以短兵率士也若在車安能用劔乎今乘藥氏敗而引車以追之

陳文子

杜云陳完之孫考史記世家爲

耳杜說固非而陸亦畧

下妾不得與郊弔

杜云婦人無外事故今據檀弓

禮故弗受其說不可易矣

二十四年在夏爲御龍氏

杜云謂劉累也

在商爲豕韋

氏

杜氏豕韋國名

杜云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

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伯之子熈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爲范氏此用國語豕

昭之註也陸按昭二十九年傳云夏后賜劉累氏曰御龍以更豕常之後昭元年傳云遷實沉於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杜註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是居唐者非御龍之裔矣安得謂豕常國唐也又傳言服夏商則亦非殷末矣其曰滅唐遷杜何所據而知之愚按陸所云皆劉炫之說炫又引賈逵說云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非滅唐乃封杜也故陸謂二國蓋同源而異派居大夏爲成王所滅者唐也初居魯縣後奔晉者杜也今合而爲一謬矣愚讀前後傳文自相背戾者良多此云在夏爲御龍在商爲豕常則御龍在豕常之前昭二十九年云夏后賜劉累氏爲御龍以更豕常之後則豕常又在御龍之前矣故杜於其下註云累遷魯縣豕常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爲豕常此明以二傳而附會強合之也昭

元年遷實沉於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註
云唐人若劉累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此亦因
二十九年傳云懼而遷於魯縣故遂以爲累遷
魯縣亦因服事夏商故云此在大夏正義云此
者蓋指其子孫或其同族而言其強附尤甚杜
又云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
者亦以昭元年傳云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又
因國語云杜伯射宣王於鄆是周有杜伯故遂
以爲成王滅唐而遷之於杜也劉炫譏其無據
信矣賈逵謂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亦不知
其何據竊謂唐既克後武王所封非有大罪成
王又賢王何遂滅之後近楚有唐侯或成王遷
之於江漢而以其地封虞叔也傳所謂滅唐亦
未必信正義又謂成王時有唐無杜宣王時有
杜無唐故遂以杜說爲然竊謂史籍散逸多矣
一國偶見於二王時安可據其片簡逸事遂以

爲遷滅耶又蔡墨云遷魯縣范氏其后也而晉語訾祐又云隰叔子遠周難於晉國註云隰叔杜伯之子也則又與蔡墨之說異矣陸所云初居魯縣者亦未必然也左氏採異說而爲傳文多不純則居魯縣者不知何代復入商周爲諸侯在周爲杜伯而奔晉耶大率世遠籍域諸儒不能闕其所不知而強以意推附會之愚故象姑仍其舊註而並辨其說以求正於博雅焉

有齒以焚其身

杜云焚斃也服虔云焚讀曰債陸云安知象無焚死者然象之

焚死者實鮮蓋言

踞轉而鼓琴

杜云轉衣裝也竊謂轉字從車

與衣裝何與不知先儒何故而以爲訓此必軫字之訛詩云小戎伐收註云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踞之可以鼓琴如果衣裝何可踞之而琴乎且下文云取胃于橐

而冑則橐固爲衣裝矣又何衣裝之有讀者毋泥成說而試思之

二十五年風隕妻不可娶也

杜云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

妻不可娶陸云此當以風隕妻爲句言夫則從風風能隕妻本長若如杜則二句皆不成文

將庸何歸

杜云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趙子常曰即覆說上文君死安歸之意耳

其說婉而順

及處守者皆有賂

杜云皆以男女爲賂蓋因上文男女以班

故有此訓何不考此年子產入陳使其衆男女別而粟哀公元年蔡人男女以別皆降服之狀耳豈以爲賂乎處守者應自有賂不及言之必非男女也

晉侯許之

杜云晉侯受賂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四

日殖齋梓

喪也元凱此言殊乖大義愚故削其說而借以己意斷焉數俘而出杜云但數其所

獲人數不將以歸劉敞曰成二年傳云蠻夷戎狄王命伐之則有獻捷兄弟甥舅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今傳謂子產獻捷則非告事矣如曰數俘不歸安得捷而獻歟故曲註云獻入俘之功不獻其俘今按傳直云數俘而出安知其不將以歸耶如不獻其俘則將何物以爲功耶是將以歸必矣數之者以明其所獲之俘止此無他競掠之慘耳封諸陳以備

三恪

杜云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并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

曰三恪按禮記郊特牲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疏引古春秋左氏說曰周家封夏殷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又鄭玄樂記之文亦謂武王初封

祝陳爲三恪後封杞宋爲二王後崔靈思以此
義爲長曰若更立一代通備者則非不過二代
之意趙子常曰夏商之後皆作賓王家統承先
王脩其禮物非但示敬而已不得言恪其說似
詳攷陸從之以杜爲非然愚考召公所封乃薊
地而魯亦有祝丘又按薛爲黃帝之後而質達
又云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不云有祝也又
杞初止封侯而云上公則與以上說異矣蓋禮
經雜採漢儒所記其文多異同不純安可以爲
據乎且傳云以備三恪則亦似先二代而以陳
備爲三耳或武王初封薊祝陳而後以薊封召
公改薊於薛以祝與魯改封祝爲唐杜耶初以
薊祝陳爲三恪而後復改以二代耶雖皆不可
考亦當以後爲據矣故諸說雖詳舍之而從杜

馬
不可億逞

杜云億度也逞盡也陸云億逞未
詳註意亦難通或曰億安也猶億

吾鬼神之億言其欲憑陵之意方盛不可解也
皆強愚謂億度也逞肆也蓋言陳受周鄭之大
恩而乃逞肆如此奇鳩數澤杜云鳩聚也聚成
億度也校諸說自明鳩數澤杜云鳩聚也聚成
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虜陸云鳩聚若周官澤
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入之于王而豈專
以備田獵哉愚謂鳩訓為聚於財物相應若
云使民不得壞以備田獵則非鳩字之義矣表
淳鹵杜云淳鹵墉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陸云
淳鹵地宜鹹者說文亦云西方鹹地是矣
數疆潦杜云疆界有洧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賈
達以疆為疆梁曉确之地陸取之愚謂
杜解疆潦是矣減租入非也賈尤遠蓋謂疆理
之有行潦皆數之使通則水不壅而便于耕殖
此於諸說雖未有而覺是

二十六年吾子獨不在寡人

杜云在存問之公聞文子答寧喜之

言故忿之陸云衛侯以文子不通內外之言故怨之其日不在寡人猶鄭厲公責原繁云爾若文子之譏寧喜特私說之耳何得聞之愚謂二說皆未允其云不在者猶云心不在我耳則存問通內外之言等事自在其中矣

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

杜云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王趙子常曰晉以黻冕命士會傳言請於王此不言請則自賜之也蓋禮樂之自諸侯出久矣今杜以路車之命非諸侯所得專故云爾成二年魯公賜晉三帥先路註云三帥已嘗受王之賜今改而易新此說尤不然如杜所見是天子之賜諸侯專之則不可改之則可豈禮也哉愚謂以晉王盟大國命士會猶請於王豈鄭以小

國而敢專之傳不言請於王者亦省文互見耳
成公二年鞏朔獻齊捷于周王曰未有職司于
王室則知諸侯國卿皆王所命也若魯以侯國
而服事于晉豈敢專以王之軍服賜伯國之臣
杜所註皆其事理當爾陸謂改之不可尤非也
且今制大臣既膺上賜章服則亦得自造或

受饋遺而服之魯獨樂范易行以誘之

杜云樂書時將

中軍范變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
不復顧二穆之兵孔疏謂賈鄭皆讀易爲變易
之易今按國語說此事云若易中下楚必歆之
常註以爲易行者中軍與下易卒伍也中軍之
卒良故易之陸以此爲勝予謂中軍下軍部分
有素豈容變易易之不過以誘楚耳簡易兵備
豈不可以爲誘必變置其常而後可耶於此
依杜解據國語所記自當如常解蓋二書每

異同如黃池之會一云先晉一云先吳豈可強
之使同即此與鄆陵本事亦異並存闕疑可也
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杜云以舉材能比叔
向陸云令其祿秩如

叔向也此傳明言伍舉有智謀故以
比叔向而寵任之則祿秩在其中矣

二十七年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杜云稅即總也
喪服總縗裳縷

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
爲此服陸云禮日月已過乃聞喪而追服謂之
稅獻公痛愍子鮮故爲此服疏引服虔說意亦
如此杜以稅爲總非是疏原杜意以爲兄弟之
服則當齊衰期稅乃服之輕者何以得云如稅
也言如於義有不通故以稅作總又云獻公尋
薨故言終身殊不知諸侯絕期無爲兄弟追服
之禮今公獨服此服故曰如稅於義何不通乎

以不言身言三
乃謾即以總重謬解其制也子鮮之卒年月無
考何由知公服之尋薨乎以尋薨言終身不本

其情誣矣單斃其死也杜云單盡食言不病杜云不病

死愚推杜意蓋以食言者必速亡不患病而盡
皆踏什地以即死此恐太遠于事理叔向不應

如此易言竊以爲單獨也斃死自斃以死不
病不能爲人病病害也傳文簡古故若此耳且

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杜云爲楚所病則

宜屬下謂爲楚所攻而病則與宋同受其禍必
能致死助我愚謂杜說既未盡而陸說尤謬蓋

弭兵之謀倡自宋晉恃宋而保焉致有秉甲之
病則禍自宋起而晉因宋致病矣宋安得不致

死以敵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
楚乎

這也再失閏矣

杜云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

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

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

再閏釋例言之詳矣釋例曰魯之司曆漸失其

閏至此始覺其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前閏

建酉後閏建戌劉敞曰杜如頓置兩閏眩聽駭

俗非人情也周密曰杜所造長曆置閏疏密不

齊多可疑者如此年則一歲兩閏然前此者二

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六年皆有閏矣何緣至

此失閏之再而獨置兩閏乎此其立法殆不可

曉趙子常曰傳言司曆過也蓋指王朝曆官猶

桓十七年傳云官失之耳杜以爲魯之司曆非

也至哀十三年又註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

不正曆此亦謂魯實有曆實承劉歆之誤劉說

見漢志其所傳魯曆不與春秋相孚杜亦謂好

事者爲之陸云周室雖衰豈遽廢頒曆之禮諸侯亦安敢輒自爲之魯曆既差史之所書日月應與周記不同韓宣子見魯春秋何以曰周禮盡在魯也斯理必不然矣愚不知曆法不可懸斷但據劉敞周密趙子常之說亦皆以常理大畧論之亦非深明歷法有以折杜之短者又按經書日食在十二月杜以爲如在十二月是爲失三閏故以經文爲誤又以若不置二閏則明年之無冰不在子月不得爲灾故知其必再置也而漢律曆志亦引是年日食與傳文同又推其曆數以至於漢建武皆合不以傳爲謬則杜之說未可必其爲非也時周室衰微頒曆與否亦無實據若必其頒曆則通紀兩失閏天下諸國知曆者多亦必紛然而議矣若必其頒曆而無失則傳文與杜何自而起此議乎以意而推則如杜可也况治曆有專門言等所能辨

者故姑存諸說
以俟知曆者焉

二十八年吳句餘予之朱方

杜云句餘吳子夷
木也按史記吳世

家書此事於餘祭之三年司馬貞曰餘祭以襄
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云夷
未服虔亦云是餘祭正義以慶封於此年之末
來奔魯齊人來讓方奔吳明年五月而闞弒餘
祭計其間未得賜慶封邑故杜以爲夷末愚按
世家諸書所言甚明而正義曲以附杜即五閏
月矣獨不能以一邑封之乎

二十九年乃使巫以桃茆先被殯

杜云茆亦穰

黍穰也藟芳也又釋芳曰藟草也
異芳亦作茗韻書皆同是被殯者以茗爲藟非
左專注解穰誤天卷之下

黍穰也杜誤以粟爲剡孔躒因傳會云今之若
帚或用龍穗或用黍穰謬矣今人以若爲帚可
除不祥故用之與黍穰何與物性
各有宜用不可同也杜說誠謬矣
先君尚有知

也不尚取之

杜云不尚叔
侯之取貨

且先君而有知也母

寧夫人而馬用老臣

杜云言先君母寧恠夫人
之所爲無用責我服虔曰

不尚尚也言尚當取女叔侯殺之母寧寧也言
寧自取夫人將馬用老臣乎蓋杜以叔侯之言

太不敬不應如此故改之今觀其語意本如服

說古時君臣尚質不爲避諱且夫人愠而出詞

其言當悖故因猶未也杜云猶有商紂未盡善

其言而反之耳也陸云二南周詩何闕

商紂賈逵言未有雅頌之成功雖近而未國未
盡蓋言其王化之局於一方猶未大行耳

可量也

杜云言其或將復興服虔曰言其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愚以二說俱

未當上言太公爲東海表蓋言後將強大指桓公伯業耳且齊亡爲田氏所篡何復興耶 風

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

杜云風風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爲儉字之誤

大而約則節儉易行陸按史記吳世家賈逵註云險作險難以中庸之德難成非字之訛竊以風從風從水大水聲也與中庸義何涉中庸安有聲風風魏地安有中庸之德致其聲乎與下義尤悖沉思之必沖灑之訛傳皆因之曲解沖灑水深廣貌易此解庶字義文意兩通復讀魏風註云刺儉刺隘疑杜說或當更詳咏本詩意義殊不然蓋魏屬晉文公據之以伯札言驗也

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杜云衰小也謂有殷

王餘俗故未大據服虔以爲此嘆變小雅也其周德之衰微疑其幽厲之政也劉炫以此說爲然孔疏以小雅大雅相對歌大雅云文王之德是歌其善者知小雅亦歌其善者且魯爲季札歌不應揚先王之惡以示遠夷愚謂吳雖遠夷於周爲同姓非有敵國相傾之謀詩章皆據其善惡而歌之何傷故陸謂二雅篇數既多當時樂師或間歌其一二札因就所聞而評議之孔疏太拘矣又葉夢得云季札以小雅爲周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者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也如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亦與今詩次序不同蓋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可告者爲先後孔子刪詩之序也其說似爲宏博則魯當時所歌之小雅豈必今之所謂小雅者乎或正如夢得所

云以變雅爲小雅耳今但據傳文思而不貳然
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詳
其文意明爲幽厲時先王指文武成康無
疑也杜乃曲意而爲之說誠大鑿而悖矣
見舞

象箏南箏者

杜云象箏舞所執南箏以箏舞也
皆文王之樂陸云杜不解象南之

義孔疏曰維清奏象舞也即此象箏之舞南箏
文舞象箏武舞也程大昌曰南箏者二南之箏
鼓鐘之詩所謂以雅以南以箏不僭者也又杜
不解箏是何物陸以爲即下韶箏同義書稱箏
韶司馬貞云箏即箏也今蔡解亦同南箏即二
南之箏維清亦即象箏之舞矣然於象字皆無
解竊謂即所云干以象文德
羽以象武功象象其德耳
美哉猶有憾杜從
之說云恨不及已致太平陸謂文王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何憾之有此自觀者憾之耳

愚謂札上下評議皆就其樂而言何獨於此乃
自後人觀者言之文王事殷之心雖忠而視民
如傷之意尤至何忍殷民之
困於紂亂必有憾焉者矣
雖有他樂吾不敢

請已

杜云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削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

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
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今讀傳
文似不然季札以韶樂德至盛無加故云雖有
他樂不敢請非謂樂之終也杜以季子聞樂而
知政極其評議之當似非一時聽聞所能故憶
度之以爲其在吳素所涉見故能然今總讀傳
文意皆似得於聞音而以意測度之者非素知
也然非素知而能之則季子雖賢恐未能至此
或左氏文有附會不可盡信而杜
多曲爲之解耳故姑存其疑焉
其出聘也通

嗣君也

杜云吳子餘祭嗣立愚考餘祭以襄公二十五年立距此五年矣而復稱嗣君

非也且餘祭以此年五月遇弒而夷昧既立何得舍初立之新君而稱爲五年所立遇弒之舊君乎使果爲餘祭所遣則吳魯鄰壤弒君大事札豈不聞札使聞之則彼知禮者必有聘而遭本國君喪之禮札何謾然不顧而揚揚歷聘上國如是乎皆非事情矣蓋此必夷末所使無疑夷末以五月立而季札以六月至魯量其道里日月亦適相當也不知杜何故而不少考踈畧

如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

杜無註於良字爲句

林用杜意解云晉君侈汰而多賢其臣大夫皆富強果如此則安必其政在家乎蓋謂君不德而臣多賢且富故政歸之指韓趙

魏三子耳愚改其句於大夫讀

三十年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杜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美之六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正義曰二畫爲首六畫爲身下首之二畫並之使其身則是生來日數也因亥畫似笑位故假之以爲言其本作亥字不爲此也邵文莊曰二首亥字上二畫也六身亥字中三畫也三畫而謂之六者其形如筭之六也下二如身謂其下二畫亦如筭之六故曰如身蓋古字體本如此貞山云此說是也杜謂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是以如爲往義本迂近世馮求卿所述劉安世之說亦如是陸皆以爲非予反覆思之杜說誠如所譏矣而邵文莊之說亦未免也其謂二首固與杜同矣據其以三畫如筭之六下二亦如筭之六亦止爲六者二耳安得有二六乎且以三畫如筭之六居中又

以二畫如六居下其結構不成字乃謂古字體
本如此不知何也又攷說文云亥亥也十月微
陽起接盛陰從二作二人一男一人女也從
乙象懷子咳咳之形此蓋小篆之文與春秋時
字不同於傳文終不能解既而以正義云因亥
畫似算位故假之以爲言林叟又明示古亥字
於註因憶今算法每有下一得一六一六如六之
說乃悟卽如今人用算者以二畫三六而積之
於局以成數耳下二置其二也卽下棋之下如
身者卽如其三六之數也杜以等法必橫視故
強爲豎置身旁之說愚卽依本文直下自成二
萬六千六百六句矣敢冒用此爲註與明達者
評其當 **喜喜出出** 杜云喜喜熱也說文喜痛也
否焉 吾人於文字中用喜字皆從
痛恨意何曾以執字用之 **唯君用鮮衆給而已**
况偏傍從言則嗟嘆耳

杜云鮮野獸衆臣祭以芻豢爲足陸云殺斬爲鮮愚謂君祭所以必田獵者必其上殺取鮮者以獻祖考二說皆偏其一矣衆給者云不必用鮮惟物之足而已何必專於芻豢乎

取我

衣冠而褚之

杜云褚畜也陸云褚衣之橐也莊子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則橐義

明矣

三十一年其在今嗣君乎

杜云嗣君夷末也愚謂左傳論人必要其

後之成敗而言夷末旋卒而子僚見弑光有國二世而滅何爲此君之子孫實終之且夷末時已立三年何得爲嗣君况其賢亦未有稱也蓋謂公子光耳光本適嗣宜立國人以嗣君稱而其賢名已著故爲此言耳

昭公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

見襄公九年

吾代二子

愍矣

杜云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犂亦尋爲圍所殺故言

可愍服虔曰代伯州犂憂王子圍代子羽憂子

杜註偏於楚而服無言之誠當

帶其褊矣

杜云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逆陸云褊

狹小也言此帶其小矣又以後范鞅請冠而叔孫婣與之兩冠僞若不解其意者以爲與此同

愚謂不解亦不相逆之意而必裂裳者且以杜其再請耳

舉之表旗

杜云旌旗以表

貴賤劉用熙謂表旗猶表識蓋以別封界者觀此本論疆場何及貴賤乎

周有徐奄

杜云二國皆嬴姓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即淮夷陸擣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興詩江漢

以平淮夷常武以征徐方則徐與淮夷自別而
云徐即淮夷謬矣逸周書稱三叔及殷東徐奄
及熊盈以叛則徐奄蓋助武庚爲亂者愚謂逸
書所載與詩書不同未可爲據按詩之江漢爲
征淮南之夷常武征淮北之夷淮夷徐戎皆在
徐州之域特異種耳所謂徐方即淮北之夷也
然此所稱徐者當即僖公時楚人所伐之徐韓
公所作徐偃王碑云穆王所征者是也趙武言
諸侯不應**子皮賦野有死麇之卒章**杜云義取
以戎爲言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
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趙子常曰扈以喻楚諸
侯惡楚公子圍故欲趙孟安徐駟擾之觀下文
趙孟答賦之語可見愚每讀傳至此疑趙孟待
諸國素有禮子皮何故以此**后子享晉侯造舟**
喻之今得趙說渙然自釋矣

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

杜云造舟爲梁通秦晉之道一舍八乘爲八反之備雍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備九獻之儀始禮自賫其一故續送其八而酬酒之幣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服虔以爲每於十里置車八乘千里八百乘以次相授車率日行一百六十里自絳向雍去而復還一享之間八度至也然則千里之路往還八反車還日行一百六十里而計則八萬六千里雖遠風逐日之馬猶不能逮于此后子之馬一何缺乎縱今如此說可以彰馬疾未可以明車多而發問也陸以其說而疑杜之妄愚亦甚以爲怪孔疏以爲后子預前約束使幣早發而來非臨享始取而云歸取酬幣者后子

必先適晉多日然後設享非初至即享君也爲之日酒食之屬皆在絳備之其幣乃遣歸取之於秦非設享之日始歸取也其言八反者蓋反至絳耳此幣離雍計已多日其設享之幣去絳不過一二十里耳使之相續而來每獻皆到以示已之豪富故令漸進之也此疏明當但初讀之稍難解耳故愚既知其意而又陳物布圖以驗之乃知杜說之精不惟詳於解傳而寓部分行列之制矣陸不深考而乃云杜緣八反之國語遂爲此言強以求令千乘之數何其踈也

於天地有與立焉

杜云言欲輔助之者多愚謂此解於本句無當蓋言有國

者其先世必有大功德於民故令其子孫享有上地得血食數百年與天地並立未易傾也

鮮不五稔

杜云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此解本拘常器云言鮮不至五年

而云本自順暢可從然杜之所以失者在於贊之一字諺解蓋以君無道宜天有災凶以警懼之而年穀和熟是助其無道速之使亡也故鮮不五稔矣

趙孟視蔭曰朝夕

不相及誰能待五

杜云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愚謂日月之推行無窮豈以

自喻其視之者知已不能長有此日月而有請愛戀之意言不相及者猶言朝不保暮耳

皆卒自我始

杜云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爲步陳陸云此言自我作古耳蓋前此皆

車步參用專步戰

此二者古之所慎也

杜云一四時取

自舒始陸說是也

同姓二者古人所慎愚謂一四時文意已於上文畢矣此二者即內官不及同姓買妾不知其

姓則卜之此雖皆重同姓而實有二事

四姬有

故云二者○此謬見補遺

省猶可

杜云據異姓去同姓爲省愚讀傳上文云君內實有四姬焉則此省即於四姬

中明矣乃云據異姓去同姓則四姬皆去矣豈復省乎蓋子產以公既有同姓四姬故姑爲不得已之詞而云接御稀省猶可猶者可已而不已之意則杜之謬也必矣既考劉炫亦同愚說而正義不闢其非亦以此說爲是矣

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

矣

杜云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正義曰爲樂有五聲之節爲聲有遲有速從本至末緩急

相及使得中和之和其曲訖了以此罷退五聲既成罷退之後謂爲曲已了不容更復彈作以煩手淫聲鄭衛之曲也劉炫云言五降而息罷退者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退罷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樂曲成乃息非五聲一周乃息也傳下文君子弗聽劉云五聲皆降則聲一成曲

既未成當從上始不以後聲來接前聲而容手
妄彈擊是爲煩手此手所擊非復正音故弗聽
愚按二說皆鄙陋不經無復可辨明哲
者一覽自知故愚以樂記之說改之
女陽物

杜云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必非
此只在女一身中爲陰陽耳
使后子與子干

齒杜云以年齒爲高下而坐愚謂此蓋論班餽
耳何及其年之高下乎言齒猶齊列也使至

其坐時則二子自以
年矣何待晉議之耶

二年周禮盡在魯矣
杜云春秋遵周公之典以
序事愚謂遵之以序事韓

宣子何自知其爲周典而遵之必春秋之始記
周公之典而宣子得見之今吾等不及見之耳

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杜云
韓須

公族大夫陳無字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
遂致此執辱之罪愚讀此解則傳文猶字亂字
不通甚矣且謂晉以盟主而執列國之使可謂
之亂乎蓋言畏大國而送從逆班以爲恭又以
爲罪而討之使又有所更易則使

國則不共

杜云

人懷忿積憾而亂作矣易更也
逆卑於送是晉國不共陸云言不在使人也國
齊國也言齊國不共亦不宜執其使按上文既
言君求貪又言晉國不共句累矣宜屬下蓋言
假使齊國不共亦非使人之罪甚言無字之宜
耳歸

三年豆區釜鐘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

杜云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
區爲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
釜十則鐘陳氏三

量皆登一焉鐘乃大矣

杜云登加也加一謂鐘舊量之一以五升爲豆

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鐘八斛孔疏據舊本以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直至豆爲五升而區釜自大故杜云區二斗釜八斗也今或作五豆爲區五區爲釜者爲加舊豆區爲五亦與杜註相會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也林堯叟以舊本爲是以自五五而加者必非愚按杜前三句本自五五而加而復云釜八斗鐘八斛則又舊本所云豆區皆以四而加者自相悖矣而孔以舊本與杜註相會誠不能解若五五而加則一鐘得十斛比舊鐘多三斛六斗太不經矣若如舊本則尚得八斛比舊鐘尚多一斛六斗恐陳氏雖務厚施以得民亦於事情太遠且力亦必不能給何以能行於一國乎愚又以爲疑以示冲孫冲孫謂三量皆自

十分而加之一耳非本四而加一爲五也子遂

額之則鐘比舊亦大六斗四升據今世用量皆

以加一爲極大陳氏加一以貸而以平量取民

亦戴之如父母矣此於事理爲得傳文本然故

不以雅而或煥休之杜云煥休痛念之聲讀爲

而棄之而或煥休之杜云煥休痛念之聲讀爲

息之意讀如字愚謂二解意以樂惛憂杜云惛

同而字異不若王說之明近以樂惛憂杜云惛

申曰惛慢也以淫樂而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遘

慢易其憂禍也本順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遘

已杜註如行也祉福也言君子行福則庶幾亂

疾止陸云如若也祉喜也愚謂此詩本如陸

解而於本文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杜云

不合仍從杜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杜云

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禮椒爲之

辟仇孔疏引檀弓所記事同以爲即此事也陸

云忌謂忌日也而以檀弓及此註皆瞽說愚謂以忌爲怨本強然與人同使而遇其叔父之忌即不入受鄰國之禮恐無是事也且人子於父母之亡日爲忌日未聞於叔父而有忌日者陸思之不深矣若懿伯爲椒之父則可耳禮傳又謂懿伯爲其叔父而敬子之五世祖恐有誤今姑從其說而

闕疑其人

四年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

杜云享通也劉向新序援此文

享作享陸云古字享享通愚謂劉自誤非通也

晉君少安不在諸侯

杜云

安于少小不能遠圖陸云杜以少安爲幼小時耽于安逸非也蓋如他傳所謂少懦少惰耳今讀其語西陸朝覲而出之

杜云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虫出而用冰春

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陸曰既云夏三月又云春分之中不可曉疏雖強解義終難通服虔云春分奎始朝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啟冰是也鄭云西陸朝見謂夏四月立夏昴朝見即周禮夏班冰也劉炫取鄭說陸亦取之愚初深以爲疑既而三讀傳文蓋在西陸爲小讀頂上句日在北陸而爲文日在昴畢蟄虫出而用水此解西陸二字春分之月奎星朝見東方解朝覲二字蓋云西陸與朝覲二時皆爲出冰候耳陸惟泥杜而不求之傳故轉覺支離若服說則即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者即下文所謂獻羔而啓也鄭之說即下文所謂火出畢賦者皆得其偏於文爲重此蓋約言之而其下乃詳言秋之也諸儒自謬而疏中亦甚明白非難通也

無苦雨

杜云霖雨爲人所患苦愚謂又雨四時皆苦之不獨秋也且其三句皆指天象

不應此句指人言蓋農家皆云雨過白露則苦時物得之則傷今攷疏中亦同民不天

札杜云短折爲夭夭死爲札則夭札爲一矣鄭衆云札疾疫死亡也截也氣傷人如有斷截

也斯得札之意義矣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杜云規正

陸云規正會禮之失耳今觀下文果如是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

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杜云言爲宗廟田獵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

會布幣乃相見經并書宋大子佐知此言在會

前孔疏以墮爲輸引公羊傳輸平猶墮乎爲証

陸以爲彼輸爲淪淪變也云墮敗其成耳於此

義不相當服虔云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愚

謂諸說皆謬甚傳文理本順而諸儒皆曲解之

盖王時田於武城有先君之廟在焉將其所獲

以供祭則自應有幣薦享祭畢瘞之故曰將墮幣焉墮幣猶云委禽委質也言後見者俟祭畢而後見也此事明叙於會畢之後而杜因經文有宋世子故曲爲此言以附會耳經義難以輕論而即以傳求之而至又何去焉

杜云言求食可得無爲去

豎牛蓋杜洩力不能去設辭以免陸云洩憾叔孫召豎牛以致禍故言汝本自求之而至今又何故而去之愚謂杜說固未當而陸說尤遠叔孫困迫將死杜洩爲其臣而且忠義之節其時豈無憐痛之意乃追咎其前事而使之愧忿必不然也叔孫旣死杜洩尚能抗季孫而必以禮葬白毀中軍之誣豈有叔孫尚在而謂其力不能討牛也杜亦未得其情矣蓋緣豎牛寵任旣久而其爲尤惡戾異常故驟聞叔孫之言而一時不虞其惡之至此不悟其言故云云蓋杜

解其言爲是而解其所以言者則非矣

五年舍中軍

杜云罷中軍季孫解左師孟氏孫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

劉敞云如杜所云則三軍猶在徒以軍爲師名號少異耳何謂舍中軍乎陸云今按魯之軍號傳所不言哀十一年雖稱左師右師疑亦臨時所命非若晉之三軍楚之二廣有定制者若爾則傳宜屢書之矣叔孫之軍名尤未見有據愚謂劉陸之說皆明據此直杜之諫矣下文言四分公室則自明白不必用註季氏擇二則中軍固存特易其名耳故削之

使亂大從

杜云使從於亂服虔云亂大順之道從順也謂適庶之順陸取服說愚謂以從爲順雖通而左氏每有倒用字者大從猶言大作蓋暗言殺其父耳杜又謂昭子不知牛餓死其父豈有父死

數日而猶有不
知其故者乎

享類有璋

杜云享饗也類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

爲君使執璋愚推杜意蓋謂主國設酒食以享賓則執璋以行禮故註享饗也破享獻之享爲饗食之享今按朝聘之禮執玉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類見也謂行享禮以見主國之君也而杜註與之相戾正義以此下文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獻者饗賓之事故以杜爲正愚謂聘而獻見禮之大者啓疆何得畧之小行人合六幣鄭康成所註甚詳正享獻之事况下文間述職巡一功二句豈可即以享賓事實之耶又爵盈設機亦合朝聘禮而言此即鄉黨所記享禮有容色之享耳

晉不失備而加以禮重之以

睦杜云君臣和也夫豈有君臣不睦而能脩備者乎况以禮言敵國而以睦言本國文亦似

陸云言睦

於楚良是

七年暨齊平齊求之也

杜云齊伐燕燕人賂之反從求平按賈逵何休

皆以爲魯與齊平獨許惠知以爲燕與齊平杜從許說劉敞曰杜說與傳意錯傳所云齊求之

者指齊求與魯爲平也其下乃言齊侯次于甗

燕人行成若齊已暨燕平無緣復有茲事且齊

伐燕燕人賂之傳當云燕求之暨齊平不當云

齊求之暨燕平也愚以事推之自昭公即位未

嘗與齊通好此年三月叔原與齊位盟是魯

與齊平而無傳何傳舉其始也其終乎使齊

果求于魯則當書齊求我也孔疏云因上年齊

伐燕接此春中無異事故不云燕省文也今讀

上下文本燕事文氣相接

魯衛惡之

杜云受其凶惡陸云

無疑劉敞強爲異說耳

左傳注解辨誤卷之下

三

日直齊辛

惡讀畏惡之惡惡之猶言忌之耳襄二十八年
傳周楚惡之註云周王楚子受其凶亦誤蓋因
孔疏云惡之如字或鳥路反非也故陸有此說
愚讀傳文明爲畏惡之惡無疑杜言受其凶惡
盖原其惡之之故疏**人生始化曰魄**杜云魄形
既悖陸亦不明杜意也愚據下
文云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
爲淫厲則豈有既死而形能憑人者乎他傳又
云天奪之魄矣則亦非形也考之說文曰陰神
也韻書云魂神也陽也氣也魄精也陰也形也
則形亦可以言魄而魄則不可以言
形矣杜既得其偏於下文亦難通**用物精多**
杜云物權勢孔疏謂物奉養之物陸取之愚以
爲非也其言權勢盛者盖言有威權以賞罰制
馭于人則有精爽而魂魄强雖奉養之物亦在
其中而此其粗者若言奉養之物則今之富室

俗子其奉養者厚矣一死而熄其何難強之
有此必爵位威權之人而後可以言此耳

人之後也而滅於宋

杜謂聖人殷湯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

子奔魯陸本世本家語並云孔父嘉魯孫防叔始奔魯家語又云以避華氏之偏故今按嘉爲華督所殺其子避禍應即出奔安得至魯孫乃奔魯手杜說較近理特未詳所據耳又云僖子所謂聖人乃正考父非湯也於此旣言殷湯而於下聖人有明德者又橫益其文爲聖人之後愚以陸所辨皆詳明且杜以聖人爲殷湯則家皆其後也何云滅于宋乎

八年子盍謂之

杜云謂之使無攻我

周書曰惠不惠茂不

茂

陸云謂之當連周書爲句蓋舉書辭以詔子良使順其不順而勉其不勉也愚謂左氏之

文本婉古如陸所解何其猶將復由

杜云由用也陸云由

句累而文滯哉好異過矣經也從也言將復經由鶉火之次乃亡魏了翁云由義如尚書顛木之有由蘄今按說文無由字惟粵字註云木生條也古文省弓作由後人因省之通用爲由以此言陳將興如已什之木復生粵築於字義既明而句法亦完矣

寘德於遂

寘本訓置杜以至訓謬

九年豈如弁髦而因以救之

杜云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

而棄其始冠故云然劉炫曰弁髦二物也因而救之者謂冠則棄弁親歿則不髦也陸取其說而以杜說爲不明愚初謂二說皆通但加弁於髦時有尊之之意以喻君爲切故用之○此說見補遺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

杜云后稷條封植五穀

得之唯以畜牧陸謂封殖封厚長
殖也制制御之也以較之杜鑿矣
辰在子卯謂

之疾曰

杜云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
故國君以爲忌日案王充論衡曰禮不

以子卯舉禮殷夏以子卯亡也賈逵鄭玄皆同
此義故杜用之漢書翼奉傳曰北方之情好也
好行貪狼甲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
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
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陸晏又
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說者
以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愚謂興亡固有
定數當由於德桀紂以是二日亡故王者忌之
以存警戒之義耳初不係於日也言亡必有興
可以湯武興日而爲喜乎若陰陽讖緯之說君
子不道又
飲外嬖嬖叔
杜云外都大夫之嬖者
足論乎
蓋外嬖對內嬖而爲言

耳若云外都泥矣而陸乃多爲之辭
贊矣成十七年註云愛幸大夫是也

十年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

杜云客星居玄枵之維首夫既曰居

其維首則必居之者矣下曰有妖星焉則明言有妖星見於其所居之處今杜既曰客星居玄枵之首不大畧乎今詳傳文并考星辰度位蓋言婺女居於玄枵之維首而妖星見於婺女之次常昭註周語亦曰湏女天黿之

天以七紀

杜云

首湏女即婺女也天黿即玄枵也
二十八宿而七夫二十八宿固爲而七矣而於此上下文何與乎愚按爾雅斗牛爲星紀郭云日月五星之所始終故爲星紀則其分尤不應有妖星出于其間故言耳

彼雖不信

杜云彼傳言者劉用熙曰彼謂樂高也信猶實也言彼雖不實欲攻我今以下文讀之當在樂

也高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

杜云行用也

將自費用盡竊謂以用訓行既非矣况其意即以用爲見新君之用耳如不用爲見新君則其幣固在何盡費之蓋不行在千

斬馬在衰經之

中

杜云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其謬說已在隱公元年陸又云斬馬言哀痛之深如斬截

也得之矣

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

不足

杜云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已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愚

讀此解雖無他謬實未得傳意夫不患不知患不能行者此吾人論一已之難易耳今知在子產不能行在子皮則知未可輕也其所謂難者蓋歸重于行以責己耳下云夫子知之我則不

爲也與愚合

外疆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

杜云坤險故強

坤順故溫強而能溫所以爲忠水和而土安正和正信之本也陸云二語取喻於卦象義雖近似然詳傳文云坤之比者謂坤卦之比爻耳故比下文惟說黃裳元吉之義亦猶七年孔成子筮得屯之比止論利建侯不取比義如崔杼得困之大過陽虎得泰之需其爲說皆止取本爻不及之爻也今詳陸說爲是則其解皆宜改愚參以正義之說解之

供養三德爲

善

杜云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

非此三者弗當

杜云非忠信善不當此卦

按陸以此三德爲誤當作二二德者即上文忠與共也杜以洪範正直剛克柔克當之與上文不相蒙直強說耳愚謂上下文俱以忠信共爲言而此忽以洪範三德其爲無當必矣而以爲

誤非也。蓋上文本言忠信大都天下之事人臣之節忠信盡之矣。惠伯以南蒯居下位宜共以事上故加共字以諷之。是以合忠信共爲三善。非此三者即頂此而言。柱又舍共而以善益之。非矣。觀下文又云且可飾乎欲其從。三墳五典下飾而恭也。其意可見。今皆改正。

八索九丘

杜云皆古書名。愚按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義神農皇帝之書謂三墳少昊

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五典八卦之說謂八索九州之志謂九丘。又按周禮外史掌三王五帝之書。鄭玄云即靈王所謂三墳五典也。賈逵則三墳五典與孔同。而以八索爲八王之法。九丘爲九州亡國之戒。又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爲三禮。禮爲人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維能典朕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八索周禮八議之刑。索謂索空設之。九丘周禮之

刑丘空也亦空設之又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數也杜以諸說各以意言無正驗故皆不從而但云古書名今愚攷諸說安國之說爲長而猶恐或有未然故加或字諸說雖多鑿亦存之於此以備考焉

式如玉式

如金

杜云金玉取其堅重而不釋式字若即以

者果何物乎竊思式必車軌之軌古字通用耳既考韻書果然○此已易舊

形民

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杜云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

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肅曰形刑之誤刑傷也刑傷民力用之不節無有醉飽之心言無厭足也李百藥封建論云或刑民力而將盡陸從此二說愚詳思杜註本強亦

非語意然以刑改形非也愚用其意而即以形解蓋形象也君子不盡人之力乃象民力而用之盡也既而復讀傳其文氣本順下故易註如杜但解形字非惜民意故今易之庶幾切焉

十三年依陳蔡人以國

杜云國陳蔡而依之陸云依倚陳蔡之衆以立

國耳是時倉卒舉事何暇遷國陳蔡乎愚謂二說俱未爲得蓋以陳蔡既滅而其國人皆有故國之思故復其國以杜云群乃大有事于牽望

杜云群望星辰

山川趙匡曰據禮篇云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竟內者不言星辰趙子常曰舜典言望于山川不及星辰愚又考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註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四類日月星辰又典瑞言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圭璧以祀日月星辰觀諸說則星辰非望明

矣杜蓋承賈達

服履之誤耳

棄禮違命

杜云棄立長之禮違命終致靈王

之亂愚謂此解易甚而杜何失之共王諸子康王最長故立之何謂其棄立長之禮乎蓋以當璧之命在平王以至幼而姑舍之如杜所云則以平王爲長耶據常龜意實以有事于群望爲

禮

同惡相求如市賈焉

杜云宣子謂棄疾親恃于干共同好惡故言如

市賈同利以相求愚謂宣子意蓋指當時同心造亂之人遂居成然等非謂棄疾也故叔向答之如彼味其

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杜云言棄疾本不與于干

言意自見

同好則亦不同惡服虔云蓋言于干無黨於內誰當與共同好惡者其說是矣

齊桓晉

文不亦是乎

杜云皆度賤亦大謬矣此蓋以于干在晉乘亂而入與桓文相同耳

若言庶賤則於此時事不切甚矣

有士五人

杜云狐偃趙衰顛

子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

杜云子餘趙衰子犯狐偃

有魏犇賈佗以爲股肱

杜云魏犇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

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愚讀此文勢並不如此既云有士五人又云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又云有魏犇賈佗以爲股肱則四人明在五人之外矣儻如杜所註則以趙衰狐偃魏犇三人疊見而顛顛司空季子乃不及數又以賈佗益之取舍無當甚矣自知難通故云蓋叔向所賢且下文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卻狐先以爲內主則五有字皆並稱可知豈得子餘子犯魏犇復在五士內耶三子既在內而賈佗獨不與顛顛司空季子又不在心腹股肱之列

耶故五士必有所指而下
四人不在其內也必矣
辛未治兵建而不旆

壬申復旆之

杜云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
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愚於

傳中累累見旆而杜解之者多異姑舉二三辨
之莊二十八年子元鬪御強鬪梧耿之不比爲
旆杜云子元自與二子特建以居前廣克幅長
尋曰旆繼旆曰旆倍二十八年狐毛設二旆而
退之杜云旆太旗也建二旆而退若使大將稍
却後於亡大旆之左旃杜云大旆旗名繫旆曰
旆通帛曰旃哀二年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
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杜云旆先驅車也於此年
則曰游也愚考杜所云繼旆曰旆出于爾雅郭
註云帛續木爲燕尾者義見詩其所謂詩即小
雅六月白旆央央是也詩註亦云白旆繼旆者
也因再考五經圖則一車中有二旗其一則以

旗畫朱鳥即詩云織文鳥章也其一則旆別自爲一竿有旌有兩飄帶即所云白旆央央也其所謂廣充幅長尋者並無有馬則詩與爾雅旆異而乃云義見詩悖矣杜於子元爲旆則曰特建以居前固爲前軍矣狐毛設二旆則曰大將所建至于亡大旆之左旃即前大將所建無疑而復以繼旆曰旆何自矛盾也至此年建而不旆又云游也故正義從爾雅云游是燕尾不旆者建大旗而以其燕尾繫於竿上也至陽虎兵車之旆則以先驅車釋之與子元畧同愚因反復其說并以其事推之則子元之旆與陽虎之旆其爲前軍必矣即詩所圖者是也若狐毛所設與後所云及此建而不旆之旆皆大將所建大旗與繫旆之旆必不同而杜或強而一之或二而分之皆不得其當矣蓋旌旗爲物之大而燕尾特其飾耳豈有旣建旌旗而特繫其燕尾

以示未戰至明日方放其燕尾以示將戰乎其軍容何太不明彰也故建者必非旌旗即大旆之干耳先惟建于旣而曳旆將戰之志明矣因攷詩圖白旆鳥章自是二物而以爲一非矣又詩之桑柔曰旌旒有翩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旟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旟全羽爲旟析羽爲旟與詩圖同則與廣克幅長尋曰旟者又不同矣竊謂爾雅士人稱爲脩詞指南景純又博學高才好古窮經元凱號稱武庫身經行陳皆不宜有誤而爾雅與詩禮旣別元凱每有背馳且於軍事不協詩圖亦相傳有據不應草草以是節而推則古書之難信也

懷錦奉壺飲冰以蒲

伏焉

杜云蒲伏竊往飲季孫冰箭筒蓋可以取飲陸以爲非引鄭風抑釋柶忌毛傳云柶

以覆矢先儒相傳爲冰與棚通故此年及二十年五年註皆訓爲箭箒蓋彼云釋甲執冰或當如杜義此言飲冰即是冰耳飲冰以壺藏於冰也猶飲羽之飲愚思而考之時意如執以七月之下旬蓋今五六月之交天氣炎熱被蒙以幕當不勝其焦渴故以壺漿藏于冰使之涼而可飲以解渴耳當如陸說無疑也且非戰爭倥偬之時何緣特取矢箒而用之乎

十四年曰義也夫可謂直矣

杜云於義未安直則有之愚謂直與

義豈有二耶

猶義也夫

杜云三罪唯答宣子問不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

重疑之陸云先儒或譏元凱此論然叔向之處三事亦未盡善愚雖不知先儒之言即以元凱強解傳文矣傳中明白深美叔向而再三婉辭以稱揚之何有疑也豈元凱心本不取此事而

以合

已意耶

十五年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

杜云天子絕期唯服

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陸云此解一動

而失二禮無大經矣

杜云失二禮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夫杜於晉元后

喪引此爲證謂向譏宴樂不譏除服矣於此又以不遂服爲失禮不自異其說乎朱申曰失二禮請因喪求器又宴樂以早然薄以不遂服爲非似爲失禮者三而止云失二禮者蓋以天子於父母之喪固三年矣若后與太子雖有三年喪之義而君臨萬國自不容於終服唯哀戚之心宜以三年若求器而宴樂則非

居喪之心矣故云二禮朱說爲當

年專主辨辨誤未卷之下

三

日查齋肆

十六年起亦以知鄭志

杜云詩言志也竊謂詩言志自作者賦者而言

則當云二三子之志乃云鄭志則是統一國而言矣且下云不出鄭志則益於此難貼蓋鄭志

鄭國所誌

載者耳

十七年辰不集于房

杜云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孔

傳曰集合也不合則日食可知疏曰傳言日月之會是謂辰日月當聚會共舍今不合于舍則月體掩日而食矣唐曆志曰古文集于輯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各說皆與杜不同姑記
獻俘於文宮
杜云欲以應夢夫既滅陸渾已應夢矣乃以此應夢何淺也蓋以今除於
爲文公於夢中所命故獻俘以告成耳

火出必布焉

杜云今火向伏故知當湏火出乃布散爲災朱申曰言今火向

伏而慧以除之所謂除舊明年大火星出必布散爲災所謂布新陸取其說愚觀意義二說皆非謂除舊布新者蓋火除其舊則新自布矣今二說俱以火災爲布新大謬矣蓋傳文高簡上

言除而不言布下言布而

水火所以合也

杜云

不言除乃互用成文耳

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火多故水不勝

火竊觀傳止言合而不及相勝且何自而知其

多少也

故削之**瓘** **王瓚**

杜云瓘珪也瓘王爵瓚勺也據說文瓘王也瓘瓘者以瓘

爲瓘與王瓚

相對非珪也

十八年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

害

杜云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心本不明陸云患失猶論語患失之失言大人懼違衆而

失位心志惑亂故徇流俗之說而云可以無學其解甚明

子大叔之廟在道

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

杜云庭

過期三日

杜云

不得一時畢陸云庭謂廟寢之間以其小不便于蒐當除之使廣而大叔不忍毀廟故過期三日須子產見之而有後命也此解本暢

許曰余舊國也

杜云許先

十二年楚靈王之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襄十一年傳東侵舊許註云許之舊國鄭新邑蓋許遷而鄭得之故今許人謂曰爾之地乃余舊國也鄭人謂許曰爾乃予俘邑言其兩不相下耳苟謂許先鄭封而自稱舊國則鄭亦豈自謂俘邑乎此註仍足以折杜之疑矣

十九年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

杜云夭死曰札小疫曰瘥

短折曰夭未名曰昏按國語無札瘥夭昏之謂常昭註云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又君子失心鮮不夭昏註云昏狂荒之疾也陸云此云夭死小疫似未有據且言寡君之二三臣則不得云未名矣後年晏子論祝史亦曰夭昏孤疾則常論爲是

二十年梓慎望氛

杜云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慎望氛陸云此或梓慎

自望見之如十八年登大庭氏之庫以望火耳何由知魯侯不行登臺之禮鄭康成註周禮馮相氏世登高臺以觀天文然華寅肉袒執蓋以

當其闕

杜云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愚謂此必非也時齊氏方肆亂豈見其不敢爭遂

少戢乎下文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可知且諸

臣方以忠義衛公皆捐軀以共患難且既執蓋

以當闕而乃不敢爭乎此

肉袒者明示以必死耳

阿下執事杜云阿比也命已使

比衛臣下竊謂大謬此本青欲將事而衛辭之

故青以齊侯命云猶在衛地則衛君也即欲就

死鳥行聘耳若比衛臣下則猶在

下文親執鐸與燎於此何與乎

賜北宮喜諡

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

之杜云皆未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言之予謂

齊氏安得有二墓乎觀傳文喜止賜諡無墓

田惟朱鉏兼有墓田也

四物杜云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陸謂之

亦一時事何終言之有

強解誠然竊謂四物當為律度量衡也先儒以

下有六律故謂律重見而避之殊不知此以效

目次第成文如陰陽二氣也而謂之一七音亦即上五聲六律耳而復列之律度量衡所以爲

樂器者而

七音

杜云武王伐紂自午至子凡七

可舍之乎

日王因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

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陸云此註實采國語之文然云自午至子凡七日不用彼

所言七列七同者未測杜意劉炫以此爲疑孔

疏謂尚書國語俱有七義事得兩通故杜無而

取之此曲說也愚考周語汭州鳩曰昔武王伐

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

柄星在天電我姬氏出自天電及析木者有建

星及牽牛馬則我皇妣大姜之姪遯公之所馮

神也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

馬農祥也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因是五

位七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

同也鬼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

後可用也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是元凱七同之說實始于此而有少異不知其又何本柳子厚非國語以鳩爲誣聖人之大而不得其所以爲誣又考蔡季通律呂新書云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五聲正聲故以起調爲諸聲之綱至二變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於五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音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夫然則二變固五音之不可無者本自有之與元凱冷州鳩之說大異疑不能決愚不能通曉律意但以爲使二變出於音律之自然則不應自周始有使果自周始則虞之韶湯之濩皆不成樂矣

使殷前果未有也則杜冷之說當是使自前有之則鳩說米誣矣又考前漢書志云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蔡氏曰所謂七始七音是也又引通典註曰按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則又自二其說矣旣得近世李原德樂律纂要曰五聲得變而後成均猶商時得閏而後成歲乃自然之理聖人亦不得而損益之也通典蓋本國語七列七同而爲之說耳殊不知國語因七律而附會非聲律之自然也况前漢志稱舜欲聞七始則唐虞時固已有之安得云至周始有乎得此說以爲可釋前疑矣然再考漢書則云七始者天地人四時之始也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習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雖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舜欲聽之則七始者與七音何

與而季通原德乃謾以當之手復編檢諸史律
呂志於州鳩之說皆不之載惟推陰陽氣候合
天地之數以爲樂本曰伏羲作易紀陽氣之物
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爲宮太簇爲
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
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則二變
自古有之鳩說皆其所不取其誣誕也必矣然
蔡氏旣明二變之所以然而又載通典之說以
自垂戾季氏雖知州鳩之附會而于七始之義
猶有未明世之欲著書成家者非有睿哲之資
超然炳然之見何以博羣
○尚書無七始之
書考異同而決其衷哉
文班不知何本

二十一年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

杜云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爲鮑國七
牢劉炫曰聘禮卿之饗餼五牢則牢禮不必如

命數鮑國禮當五牢加二牢耳疏強主杜而非
劉以周禮享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
以諸侯牢禮各以其命數則知卿大夫來者亦
當牢禮如其命數計鮑國齊卿不過三命於法
當三牢而魯人失禮爲七牢也愚謂劉所據聘
禮甚明而孔疏強以諸侯推之固妄且自五而
加二爲七猶事理所有若三而加四爲七則魯之
不經也甚矣

不死伍乘軍之

大刑也

杜云同乘共伍當皆死竊惟杜意以同

乘共伍者既死已亦當死義不獨生也
愚謂軍事以勝敵爲期以死敵爲義凡在軍者
皆自當爾豈論同來共伍者乎設同乘共伍先
降已亦同其降乎干犖
之意只欲死於戰陣耳

二十二年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

杜云王語賓
孟欲立子朝

左傳 宣公 卷之十一
三十一
下 屏 然 木
爲大子林堯叟云王與賓孟皆喜子朝也說作
悅陸如林愚謂若從悅則上文王子朝賓孟有
寵則既悅之於此不
贅乎故如字作說

二十三年使各居一館

杜云分別叔孫子服回賈逵以爲使邾魯大夫

各居一館陸是賈說又云其下言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于乃皆執之者亦執邾大夫也或謂邾魯二國其大夫固宜各居一館傳何用記之且觀此事本曲在魯邾何罪而同執然傳又本如賈說蓋曾邾固應有館更分館之者以南宮便於聽其詞也邾邊魯境不假道非曲乎

極震

杜云爲屋所壓而死趙子常曰言南宮極震是以震死非爲屋所壓也竊謂地震可

以致死者多矣

吳大子諸樊入郢

杜云諸樊吳上僚之大子

豈特屋壓乎

孔陸皆云吳子諸樊吳王僚伯父何容僚子乃與同名此應傳寫誤耳且專諸曰母老子幼無若我何何緣有子將兵伐國者此即諸樊之大子光無疑也杜乃依文解之謬甚

二十五年昭子如宋聘且逆之

杜云平子人臣而因卿逆季氏

強橫愚觀春秋中大夫爲同列逆女者多矣季氏雖強橫而以此罪之非也

五牲

杜云

麋鹿麀狼兔疏曰十一年傳曰五牲不相爲用註云牛羊豕犬鷄此異彼者以上文已言六畜故別解之用鄭玄六獸之說去野豕而以其餘當之也陸云六畜五牲三犧從所用而異號也杜解五牲前用爾雅後從鄭玄於彼所釋六者之名各損其一取決肺腸自相乖背良可怪矣服虔解三犧爲鴈鶩鷄亦非是三犧猶詩言三物耳愚謂陸譏杜與服當矣而云從所用而異

號亦非也。古人制禮豈得謾無所準乎？且犧牲皆以薦宗廟神祇而爲名，未有及野獸者。賓客牢禮亦然。周禮王膳用六牲，亦曰馬、牛、羊、豕、雞、犬。耳其麋、鹿、熊、麇、豕、野兔，謂之六獸。鴈、鶩、鷓、鴒、雉、鳩、鴝，謂之六禽。固不可混焉。而以犧牲名之，又可雜焉。而隨所用乎？蓋野禽獸止充醢醢之用。此大叔叔舉其大而未及其細。故愚解亦止于六畜焉。

九文 杜謂山龍、華黼、黻也。華若草、華若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已相反。書孔傳曰：華象草，華象雉也。說者謂此言象草、華之虫爲雉也。周禮鄭註亦以華虫爲一物。陸謂此註釋華而不及虫。疑有逸文。愚謂先儒皆以華虫爲雉，而九章有宗彝，此必逸之。故以宗彝足其九。

爲父

子兄弟姑姪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

杜云六親和睦

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上註以天明爲日月星辰何乃頓異其說陸云言其親疏倫序比象於天文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杜云不能

也蓋襄公別立廟陸云周衰禮廢諸侯典祀蓋有獨豐於昵者如閔二年禘于莊公趙匡曰不及於祖也今此禘於襄公亦然杜皆謂別立廟謬矣武宮煬宮之立經皆書之即別立二公廟無緣不書今按陸說爲是故削去下句然所謂不能用禮者亦未當季氏之罪故稍改之君

受其名

杜云受惡名竊謂以臣逐君何惡之有殊失君臣之分矣蓋言必不能逐而徒

受其虛名**失魯而以千社爲臣**

杜云臣爲齊臣愚謂諸侯不臣

寓公禮也且齊侯云請致千社以待君命是以千社屬之公故曰臣也故子家以千社對魯言

而杜所而何守焉

杜云何必守公陸云何必守盟誓之言愚謂上文通內外

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則弗通應上通內外何守應上去君若盟誓之言則不

與已矣何云不守乎

二十六年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

杜云不忍

害王也劉炫曰不忍者不忍王之虐也按周語祭公謀父曰王商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張衡東京賦云百姓勿忍用是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皆謂弗能堪其惡也故從諸侯釋位以間王政
杜云間與也作去聲釋其位與治王之政陸按史記言厲王奔逐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然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

顏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其名史遷之言未可據也及冢紀年亦云厲王亂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之事又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曰共伯名和諸侯知其賢請以爲天子即王位十有四年大旱屋焚卜曰厲王爲祟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道遙得意於共山之首呂氏春秋云共伯和其行好賢仁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據此諸書所說皆同則釋位以間王政者共伯其人也愚謂陸採不經諸說以示傳而不釋本傳愚竊謂以閒王政者即諸侯閒於王事相朝之間當音閑非與字意也蓋因王室多難政事位愆故諸侯共理王政以使之少有閒豫耳况下文有云王室其有閒王位又云贊私立少以閒先王則閒皆參錯干犯之意豈有一書之中而於善惡二事不同即以一字通用又同一句法乎若陸所引諸書蓋因有共

和二字故認以爲人名而妄爲之說以附會耳
設果如所言則言共伯一人足矣而乃言諸侯
乎言諸侯則帥羣不弔之人杜云弔至也此用
非一人矣吊至也今以至訓弔難通蓋言行
亂者皆好禍不相弔恤之謂也天道不諂杜
諂疑也竊謂杜於悞諂二字皆以疑爲訓而不
考文意悞諂雖通用而各有宜訓此言天道不
濫惟德是與觀下文可見

二十七年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杜

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托光愚自幼讀之
即不謂然按王肅云專諸言王僚母老子幼也
又史記吳世家說此事云王僚可弒也母老子
幼而兩公子將兵伐楚楚絕其路外困于楚而

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柰我何意尤明服虔以下文曰我爾身也以其子爲卿遂強解如此而杜因之竊謂專諸烈士臨事而以老幼爲托非其心矣且光亦何待其相托而後以爲報耶此非唯文義迂回抑亦不知古烈士相與之誠矣事君如在國杜云書公行告公至

是也竊謂此祝史事耳趙子常曰天命不愆即後賈馬歸從者衣履之類允矣

矣杜云愆疑也言棄君不疑愚考韻書愆悅也言天不悅公已不祐之也覺順使宰

獻而請安杜云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爲主請安齊侯請自安不

在坐也劉炫謂燕禮司正命卿大夫以安今此傳所云亦當如彼請魯侯自安耳杜云齊侯不

在坐非也愚按儀禮本如劉說而杜偶不考以致斯謬孔疏又援鄉飲酒禮以請安爲常不見

卑公之實尤爲

阿杜非正也

二十八年屬厭而已

杜云屬足也帝昭云屬適也厭飽也言適及飽則止

此於文義自明

二十九年人實不知非龍實知

杜云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

陸云言人自不知無擾龍之術耳非龍之有夏知也愚謂陸解固勝杜而傳文自明白削之

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彘常之後

見襄公二十四年傳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

杜云烈山氏神農世諸侯孔叢曰魯語及

祭法皆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植百穀故祀以爲稷賈逵鄭玄皆以爲烈山炎帝之號

即神農也則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杜云合晉

杜之諫明矣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令一鼓而足愚謂杜說固迂而曲至觀孔疏復強爲辨解終爲費辭按家語載此事王肅註云三十斤爲鈞鈞四爲石石四爲鼓蓋用四百八十斤鐵矣以此鑄刑書適給於用而文義自明

三十年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

命杜云言不敢忘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辨之陸云不虞之患若軍旅喪葬之類出于意

外者言此等皆不敢忘共命非謂不及辨也初觀之若陸是者既又讀則知杜非註其不虞之患蓋會其意而補其所不及言耳若軍旅喪葬之類皆鄭事晉之所宜者何不虞之有故杜云

所備御者多則不虞之意足矣言不及辨非敢
忘共命也此杜爲善註陸乃未悟其意而改之

若其不問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

杜云不得如先王禮

數陸云言不得備使以充數也此對上文先君
親執紼意蓋得問則君親行不得問則大夫不
獲備數傳意本然而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杜

杜以先王爲言遠矣柔服謂不與吳構怨朱申曰使吳人柔順
而服從也蓋杜亦註其意而朱說較明

甚文將自同於先王

杜云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愚謂大

王王季時方肇基王績未及文也自武王有天
下而周公制禮樂始有文耳闔廬於時亦未有
入主諸華之意蓋言其志廣才將焉用自播揚
美有慕周先感時耳杜說鑿矣

焉

杜云播揚猶勞動也夫播揚與勞動意義不同蓋子西欲養晦待時不欲其耀武揚威耳

若爲三師以肄焉

杜云肄猶勞也陸引釋文云肄一本作肆又按文十二年

河曲云使輕者肆焉註謂暫往而退也與此傳所謂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意正相類愚謂甚有異焉彼秦師在一陣之間可耳此越境而入敵事已不同何得以輕而肆乎故爲解云肄習也使我軍數出既有習之之義而使楚徃於我之數出不大焉備則必習而易我矣故大舉而得志也此較二說似爲長然詩曰既詒我肄又曰莫知我肄皆訓勞也則勞本爲正訓而陸乃改傳文以規之過矣愚以勞意猶在下文故以習訓即依杜亦可

三十一年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杜云有所謂有地也

愚謂此解太徑而於上下文俱不順蓋云人固貴於有名又有一等有名不如無名者暗指庶其也蓋所指物之詞

吳其入郢乎 庚午之日始有謫

杜云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郢必吳愚謂史墨以天文而推何料人事若天意使然則有非仇而仇仇而不仇者蓋以辰尾居東吳在楚東故云爾其謂辰在辛亥而謫始庚午其理不可曉故缺之以俟知曆者

定公四年嘖有煩言莫之治也

杜云嘖至也煩言忿爭按管子

嘖室之議房玄齡曰謂議論者言語雜嘖又荀子嘖然而不類揚倮曰嘖爭言也此云嘖有煩言若曰嘖然有煩亂爭忿分之土田陪敦

杜云陪增

也敦厚也竊讀傳文義於此不宜有兩虛字月
王制分封有定與孟子及諸處所說者同可信
魯至戰國時并國多矣亦止云方百里者五而
明堂位謂方七百里孔疏與堯叟以爲此增厚
者妄矣蓋敦音對器名周禮珠盤王敦註敦盤
類珠玉以爲飾古者以盤盛血以敦盛食鄭同
農云王敦歆血玉器又九嬪凡祭祀贊王盥註
云盥王敦受黍稷器又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
夏后氏之四琖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陳氏註謂
古器之存者寡此皆魯所有之數則敦之爲魯
重器也舊矣焉知其不爲周之所分乎或謂敦
果爲分器均不與大路大旂等並舉而又綴之
土田之下殊不知古人文字錯縱固有叙而重
叙分見互屬者所以爲難及即此本文可見若
申豐之論電其重
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
踐土

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伯主以國之大小序也子魚所言盟軟之次竊謂先後正當以盟軟爲序其序豈有二乎杜意欲兩通故如此曲解而實非也要之子魚之言雖有理亦辨士一時之辭未考周室宗盟之序萇弘雖周賢臣而其事亦或未之考故屈于子魚而從之豈可遽以爲信乎如此**到而裹之**杜云司馬已死到取其姑闕之可也**到而裹之**首愚謂其時吳兵乘勝事勢窮迫必待其既死方到恐無及矣且何足爲忠壯乎必自未死而遂以到藏之此烈士之行不可以常情測也又或成自到耳**不敢以約爲利**杜云約謂要一時之事非德舉故辭不敢見亦不肯爲盟陸云此約與上乘人之約義同謂不敢乘君父困約之時以爲利其說較然矣

五年改步改玉

杜云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璜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

則亦宜去璜璠陸引周語晉文公請隧王弗許曰改玉改行常昭云佩玉所以節行步君臣遲速有節言服其服則行其禮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今仲梁懷之言亦此意若曰季孫人臣未改君步則不宜步玉矣杜謂季孫前行嘗佩璜璠祭宗廟未必然也愚觀陸說似有理然此與晉侯事不同彼曰改玉改行蓋言佩君王則行君禮爲備今日改步改玉則言復臣位而行臣禮爲宜且陽虎雖悖若季孫未嘗佩璜璠主祭何自而避欲以爲欲乎其備必有因也

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

杜云終從其兄免王大難是大德陸云尋傳所

記聞懷但有弑君之謀並無從王之績昭王此意但當以其兄辛之故若曰以兄之德滅弟之

然耳愚考國語事與

陸合故採而註之

八年主人出師奔

杜云攻邾人少故遣後師走往助之賈逵以爲主人出魯

人奔走而卻退孔疏以爲若從賈言則是敗還下文陽虎何得云猛在此必敗明其時不敗故猛得以逐廩丘也陸是賈說謂其奔敗退卻者暫退也不謂戰敗而奔與陽虎之言自不相妨愚讀傳文本如賈說謂奔往救之者不願戰陣之間小小進退常自有之况此役魯亦無大勝齊後冉猛無繼而僞

拔衛侯之手及挽

杜云拔齊也血

顛可見賈說爲是

至腕趙子常曰傳不言見血杜說甚矣戴侗曰

按若言推擠則不當言至腕陸云按字書按一

作捽持頭髮也捽是把持之意按意亦當然觀

杜說自相戾愚謂三說皆是也而不及腕義挽

從手從宛蓋在擘手之曲掌後節中也涉佗以
他國之大夫而按國君之手上近於臂其辱之
也甚

順祀先公而祈焉禘于僖公

杜云將作大
事欲以順祀

取媚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故於僖
廟行順祀愚按經書從祀先公社訓從順也蓋
以文公二年躋僖公爲逆祀故必強以此爲退
僖公謂之順耳愚謂必非也夫所謂逆祀者自
後之知禮者言之其時皆以爲禮無有知其逆
者陽虎何人能知其爲逆也縱知爲逆而升罔
於僖將以誰媚耶閔公幼而遇弑無嗣何須媚
之若謂媚於群公則自文至此六公相安已久
未聞有譴謫之應陽虎何故而忽自爲此變常
之舉以取怒于僖神也且旣知懼於僖神即不
退之可矣乃就其廟而仍退之皆非人情所宜
陽虎之狡必不爲之愚謂但合群廟之王於僖

宮順其昭穆之序以禱於先公又以僖公季氏所立故於其廟以見崇敬之意推之當如是耳

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

繼之

杜云咋暫也欲使林楚免已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疏曰言汝先祖以來皆爲季氏

之良今不良以是殺我之事繼之陸以疏爲長愚讀傳文二解皆通當在咋之字義別之若如杜以咋爲暫則其說是矣今考咋啗也東方朔答客難孤豚之咋虎則是恨疾意非暫忽意也

疏之義

果長矣

九年子明謂桐門右師出

杜云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右師往到子

明舍子明逐使出門去劉用熙曰子明蓋與右師同居古者同族居有東西宮南北宮出謂逐

之使出而各居也則其帥又賤

杜云帥謂東郭書劉炫云傳所

陳東郭書之事皆非將帥若書爲帥則人無不識何故云替憤而衣狸製齊侯使視之乃知夫子也又書旣爲帥而被晉所敗何齊侯乃以爲功而更賞乎陸是其說然以愚觀之則不然是役齊侯親將其卿大夫爲帥者名姓不見於傳東郭書等皆以勇士從軍有功或卽爲帥未可知也其云替憤而狸製蓋舉其狀以爲証亦無私耳豈必不知其人哉假使素昧平生自讓登之後亦必審而知之矣下文彼賓旅也貞山以書不識彌故稱之爲賓豈有俱爲將帥而猶有不識者哉後雖敗于晉其登城賈勇之功亦自當賞豈得以一敗捐之况敗者諸將均之而讓登之勇彌與

替憤而衣狸製

杜云替白也憤齒上下相值憤作蹟

按正義引詩諧老篇稱夫人美云揚且之替則替是面白之名又說文云齧齒相值也言齒長而白上下之齒相值是杜謂齒白而齊矣愚謂替為面白則可以為齒白則不可以以憤作齧尤強蓋憤即岸憤之憤言其人白替憤而不冠身衣豨製則其人死然在目犁彌據軍中所見言其面貌冠服止矣何暇細及其口中齒乎又以裘訓製亦未安製則衣之將成者或以豨皮而為別衣未可必若裘則衣之大而成名者此製與裘必有別而以裘名之謬矣

十二年與其素厲寧為無勇

杜云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

無勇者以誘致之陸云滑羅以曹國小弱無追兵故言其殿而空設嚴猛寧為無勇耳不欲虛當為殿之名也今按陸說本於正義而畧改之愚謂素作空終強其言素厲者蓋惡衛之每震

小國也彼固知曹國小而敗必不能追衛之勝兵而惡衛故云然

十四年使死士再禽焉不動

杜云使敢死之士往輒爲吳所禽欲

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愚謂若杜解則當於再字爲句既不成文又豈有禽人而不動者乎竊謂禽者乃越死士猛鷲之狀擒捉吳師以衝其陳欲其陳亂而吳師堅整不可動耳豈有敢死之士再往皆爲吳所禽而又不動者乎何吳師之強一至於此林云使死士再往遺吳禽則以弱兵委之如鷓父之戰可耳未有以死士而遺之禽者也故俱不從

哀公元年不可食已

杜云食消也已止也此解本不妄陸非之乃以食爲

食言之食尤非詳其語意蓋謂失今不取後雖怨毒而欲食之不可得矣

二年謀以故兆詢可也

杜云故兆始納衛大子卜得吉兆今既謀

同可不而更卜予謂此謀甚矣此鞅與范中行

氏戰非微大子事也大子特爲右耳此必鞅始

欲逐范而行而卜得吉兆

也此事甚易見杜自謀趙孟喜曰可矣杜云

子前怯而後勇亦謀使果喜大子當於其上逐

鄭師時下傳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於大子勇

不相接蓋鄭敗則范中行失援糧竭必

將亡故喜而傳使應之以猶有知在也

四年陰地之命大夫士蔑

杜云命大夫別縣監尹疏曰楚官稱尹故

以尹言陸云陰地之命大夫是晉臣也安得稱

尹今被陰地本晉地而楚使與言如此必晉大

夫無疑杜何誤至此

疏何曲之使通乎

六年再敗楚師不如死

杜云前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劉炫曰再

敗謂今戰更敗陸言今案此下云棄盟逃仇方說退意則此再敗之義當如劉說

潛師

閉塗

杜云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司馬貞曰閉塗即禮記所云蔽塗者謂匿其喪

也又徐廣曰塗一作壁又列女傳亦作壁壁軍壘也愚詳其文意與時勢皆非也蓋閉猶隱也既潛師而復由隱路即所謂間道使人不得於中道邀害之耳

七年上物不過十二

杜云上物天子之牢陸云上物亦通言之如冕與旂

俱十二旒王路樊纓十二就之類則是不專謂牢而牢亦在其中矣

禹合諸侯於

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

不字小小不事大也

杜云諸大夫對也言諸侯相伐古來以然知必

危何故不言

杜云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

且阿附季孫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

杜云孟孫忿答大夫

今魯德無以勝邾但欲恃衆可乎言不可

不樂而出

杜云季孟意異伎直不同故罷

享愚謂此段文意文氣本一順而下杜乃強分裂上段爲諸大夫對而以下三句爲孟孫答想必有所本蓋以季孫享諸大夫以謀伐邾而諸大夫皆云不可無遂伐之理故乃以意強分之而不尋繹其文理之本不可斷也且解上段爲阿季氏之語與傳文皆反附會明矣獨不覲東漢竇憲之伐北匈奴乎使舉朝會議舉朝皆以爲不可而袁任二公爭之甚力竟不可阻蓋權

勢所在不能孰何也其享以謀之者姑以示同
于衆耳豈取其謀之善而從之哉愚故順其詞
而皆以諸大夫之語解之塗山按舊云塗山有
四一會稽二渝
雖前人未之有所不論也
州巴南舊江州三濠州四當塗縣又按尚書史
記皆云禹娶塗山孔安國云塗山國名今鳳
陽府以爲古塗山氏之國即所謂濠州也越絕
書又云禹娶于會稽塗山應劭云在永興北永
興即蕭山也吳越春秋又無載塗山之歌大匠
渝濠官越之塗山皆有禹迹柳子厚山銘蘇子
瞻廟詩則在越濠也國語吳伐越得大骨專車
問仲尼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後
至禹殺而戮之史記亦云會諸侯江南計功而
崩因葬焉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杜元凱於此
塗山則註云在壽春東北壽春即今鳳陽府
懷遠縣也竊謂禹會萬國諸侯應在四方道里

之中其時建國多在西北不宜獨偏江南豈今
會稽者或止會南方諸侯於此而後人即以塗
山名之耶則壽春似爲得之蔡仲默於尚書註
今一統志皆同屬居窮僻蒐閱質問皆無從
得姑以所聞求正。○ 渝州今爲忠州當塗今屬
博雅深慚寡陋云。○ 太平府皆知非是故不辨

八年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

杜云緩時若無能自立急則人人知

懼皆將同死戰此解殊誤蓋凡與字必指人已而言此時魯之微弱已不必言矣專藉四鄰之救故言緩時雖無與之俱立者急則恐禍及已有與之俱斃者矣即下文意耳非難解者及

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

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

杜云郈人教吳必可克疏曰杜

意以下傳始云王犯嘗爲之宰滄臺于羽之父
好焉國人懼懼者謂武城邑懼于羽之父爲吳
內應則是此時未得武城故知言克之者是鄆
人教吳之語劉炫以爲實克武城國人懼懼其
害魯非武城也蹠非其說陸云傳言克武城克
之其文甚明子羽之父雖武城人地非魯蓋在魯
國人懼其內應耳劉炫於傳文爲願夫可非也
愚謂炫說固是而於傳意大不明蓋吳以客兵
遠涉敵境自不能久雖克武城人心不附今王
犯既得爲邑宰子羽之父又一邑之望二人相
得則武城之人皆將固事吳而吳據之以爲
魯害非遊兵羈寓者比故國人爲之懼也

伯負載造於萊門

杜云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

蓋負載器物欲往爲質陸云此說是也又云載
當依釋文作戴詩載弁休休讀曰戴荀卿書戴

子作載蓋古字通用愚謂上文吳人行成將盟
景伯諫之弗從而負載出盟於事理爲近豈有
盟不成而遽往爲質乎何景伯難于盟而易於
質也且景伯位爲大夫乃身負載器物而出質
必無是矣陸每以古字通用爲解而不用本字曲矣

十一年人尋約吳髮短

杜云約繩也八尺爲尋
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

陸云說文尋釋理也尋約者使尋理繩
約以待用也二解俱通似陸說得之

使於齊

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

杜氏私使人至齊屬
其子改姓爲王孫欲

以辟吳禍案史記與吳越春秋皆云吳王使子
胥于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報吳與杜
異今又以傳文考此云使於齊下曰反役明是
子胥身自使齊使子胥使人當曰使使於齊而

無反役
之文矣

十二年孔子與帛適季氏季氏不纒放經而拜

杜云孔子始老故與帛纒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帛季孫不服喪故去經從主節制孔疏云禮帛無拜法曲禮曰凡非帛喪非見君無不答拜者鄭玄曰喪賓不答不自賓客也陸云依此禮則言孔子拜者悞又云以季氏不纒而放經則夫子貶禮以徇強臣乎疑傳文當以不纒放經而拜爲一句蓋言其不著喪服又去經而拜耳非謂孔子去經也然孔疏又云喪賓不答拜謂喪主既拜賓賓不答拜耳其初見主人或吊者先拜據傳文必有拜法特記不具耳愚謂孔疏此說近於有理可從但孔子茲時與曲禮所載異蓋曲禮惟言賓主帛喪之常而孔子以臣

吊君應自不同想孔子時以吊於朝矣而後適季氏豈向季氏吊乎其交拜者如常時相見而拜耳吊喪不答拜之禮於此何與而乃引此以孔子拜爲誤也蓋見季氏不纜亦放經而拜以爲稱耳其吊君母之喪已盡禮矣豈謂貶禮以徇強臣乎且經因喪服而有季氏旣不纜矣又何經之有貞山之疑亦謬矣杜註亦自有誤孔子仕於定公十年距此已遠而云始老又云去經從主節制夫豈孔子弔季氏而云從主哉

十四年子我夕

杜云夕視事陸據昭十二年傳右尹子革夕註云莫見也柳宗

元朝日說引此傳文亦以爲莫見愚謂昭十二年夕固子革莫見楚子此處夕應是子我夕視事耳其下文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可見爲視事也

成子兄弟四乘如

公

杜云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若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

人共一乘按史記齊世家司馬貞註云世本傳陳僖子產成子常以下七人若昭子則桓公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田完世家云田常兄弟四人如公宮陸云此稱四乘謂兄弟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乘也其三人不見者蓋時或不同入公宮不可強以四乘爲八人強叔父爲兄弟之數此服虔杜預之失也今按孔疏亦引世本以昭子莊爲僖子之子與司馬氏之說不同疑欲成杜說而妄言耳愚謂此等世遠諸儒各據所見而言皆不可考故並存之

野曰

嘗私焉

杜云嘗試也陸云言已嘗與左師私暱猶云吾嘗獲於夫子爾傳曰樂盈佐魏

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愚謂杜說是也上文云吾憚告子野曰試私告焉其文甚明陸以他傳

句一之
誤矣

十五年廢日共積

杜云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殮所積聚之用陸云共積謂

供給委積今按杜說本強蓋言倍日而行以二日之用而爲一日之用耳故曰廢日又考諸書

積字皆利不可得而喪宗國

杜云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

亡之禍陸云喪失也背魯出奔是失其宗國今觀陸說爲得

十七年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杜云三罪紫衣袒裘帶劔陸云良夫

乘表甸兩牡僭卿當爲罪之一若三罪不數表甸則傳何用言又袒裘不釋紉總是一事耳孔疏曰三者皆僭于君故以此爲三罪若表甸僭卿耳此此爲輕知表甸非也愚謂誠如疏

且袒裘帶劔亦果二事何可言一事乎若以擊
言則并紫衣與袒裘帶劔亦一事耳此良夫之
自謂無辜者蓋以一事而強六子又使椽之杜
之爲三罪耳杜說不可易也

椽訴父欲速得其處陸云椽與諺古字通楚詞
諺謂余以善淫呂氏春秋椽崔杼之子使之爭
愚按貞山於文義之稍難通專以古字通用爲
解古字固多通用者而亦有各爲意義者此椽
從木與從言自不同彼從言者固讒譖之義此
即詩云椽之登登椽實也蓋使人實其父之罪

耳如魚鏡尾衛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

闔門塞竇乃自後踰

杜云衛流方羊皆不自安
意裔水逸言衛侯將如此

魚於裔焉句絕此質達之說而杜因之也鄭衆
以爲魚勞則尾赤方羊遊戲喻衛淫縱疏不然

之以詩云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魚勞則尾赤以勞苦之魚比衛侯則方羊爲勞苦之狀若其方羊是縱肆之狀何得比以勞苦之魚劉炫以爲卜繇之辭文句相韻以齋馬二字屬下孔允不然之以爲詩之爲體文皆韻句其助語之辭皆在韻句之下即齊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克耳以素乎而王詩云君子揚揚左執簧其樂只且之類是也此之方羊與下句將亡自相爲韻齋馬二字爲助語之辭上繇辭之例未必皆韻此云闔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後亡爲韻又一薰一猶十年尚猶有臭不與撥公之輸爲韻是或韻或不韻理無定準以劉爲齋馬大國謂土地遠馬之大國近不辭矣又以方羊爲縱肆之狀非也愚即其說而論以方羊爲縱肆之狀誠非蓋方羊爲彷彿古字本如此謂詩韻有在助語之上誠然然齋馬之齋乃實字非助語也又古詩

並無隔實字用韻者又以齋訓水邊尤不經以齋屬上句亦不成文劉訓齋爲遠固爲字義然果何指乎蓋此大國本指晉而言齋者言其苗裔之同也故愚以齋馬屬大國讀之文理本受又謂薛辭未必皆韻充非也蓋實古字作窳許氏說文亦引圭實作圭窳與踰又曰爲韻也若專之踰據公之踰踰與踰自爲韻一薰一蕪十年尚猶有臭臭與蕪又相韻何云未必韻乎蓋改杜說而詳辨之

二十一年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

杜云二國齊魯也愚謂齊魯

以小國從兵其事輕矣何憂之有魯被兵反不憂耶以齊魯主賓言必矣

二十三年救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

杜云競遽也林云社稷之事謂祭祀也竊謂二註皆非社稷之事謂軍國大事若祭祀則當云宗廟之事矣又競之字義蓋謂其職事之盛不可忽而暫離耳訓競爲遽既強亦不切事理

彌甥

杜云彌遠也竊謂康子自稱不應云遠以自疎于宋且以遠訓彌亦未之有蓋彌增

也彌甥猶言魯孫也以父爲之甥而已又爲甥之子耳

其可以稱旌繁乎

杜云稱舉也劉用熙曰稱讀稱副之稱謙言不腆之馬不知能稱旌繁之飾否意如劉而不明且不解旌字意故愚從之而詳其詞

二十四年是僇言也

杜云僇過也陸云僇踉躅之意也當作僇說文字林

皆云僇謬言不慧也三蒼言廣雅云僇言也此謂晉人妄語若夢中謊竊之言諸說固有理但

傳文從足愚不欲改之杜云
過也猶今人俗言跨大步耳

二十五年君將設之

考設與設同非義蓋設之
誤也諸本皆誤宜改正

戟其手

杜云抵徙手屈肘如戟形竊謂以手抵
徙固非戟形矣曰屈肘又非手矣且雖

屈其肘而安能如戟乎蓋戈與戟皆有枝兵卑
枝曰戈雙枝曰戟雙枝與中幹列而爲三此必
屈其無名指或小指而以其三指爲戟形耳此
本或專指杜既誤後亦未有正之者豈必以手
此是也然亦不足以喻其足耶殊
不知其所以也而可以爲戟形乎

二十六年申開守陴

杜云申重也開重門而嚴
設守備愚謂城門必自有

重何須舉以爲言蓋言甲明號令示嚴警之意
而後開城門復登陴以守則輒畏有伏兵自不

敢入耳

二十七年季康子卒公吊焉降禮

杜云禮不備也言公之多

妄陸云降禮猶言降于喪食公過自貶也愚謂季氏強臣公敢不備禮乎必過貶矣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終

竊觀古名將多好讀左氏春秋吾師傅
士凱氏夙負經濟曉兵尤尚義烈與家
君為執友埃韶黜聆其言論即竦異之既
而家君命執經授義亟蒙賞以易悟然未
獲悉其微也聞二年師廼以歲選作邑博
又二年埃幸舉於

留都追思往訓多內媿焉今春以左傳注
解辨悞見視其弘深精覈非世所擬因擬
左氏之旨晰矣諸家之課訂矣師之困既
以抑鬱也孰惜而孰振之乎孰奇而孰

之仁言廣矣言二行
曜之乎恨竣猶弱無能為之重也若何而
使其高節嘉謨英略俱少概見則於

當世明公尚大有覲云

皇明萬曆甲申仲春中旬門生顧天竣頓
首謹識

登母氏伯兄士凱父敦節槩肱古矯俗以
故志不獲離分訓刺谿親朋咸慮其獄之
難諧也既聞三薦於

朝矣登深歎

三公知人惟哲而舅氏之志亦非必不可
讐也復將杜武庫解左氏傳而更之詳析
衆說是非之原名曰辨誤不余愚穉而示
教使題識焉又見其他作多悲慨語因思
使吾舅蚤顯豈復得餘暇為此今卓々如
是將永傳奚疑而況其顯者固自有在耶

藉令終不顯又烏足悲而慨也
萬曆壬午應天舉士愚甥金兆登頓首書
昔甲申春二月之五日也

春秋左傳註解辯誤補遺

遜既作辯誤兩卷以所註全本呈今

內閣王公荆石蒙改正數條示教已見註中不敢攘其美復自改前註數條并爲補遺見此

僖公九年恐隕越于下杜云隕越顛墜也據天

內閣王荆翁云非也下即對堂上而言言其簡越拜於堂上則神魂不安必隕墜於堂上本仍杜今味隕墜二字明爲堂下復改而從之

二十三年期期而不至無赦期音基冬懷公執狐

突杜云未及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竊謂懷公
仗懷秦晉密邇豈遠其期至期年乎且觀下
狐突所對並無未及期之意蓋懷公自以意限
之期至所期而不至乃殺之突意在必不召蓋
已及其所
限之期矣

二十四年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杜云鄂鄂然華外發以喻兄弟

和睦則強滅而光輝韡韡然朱子註此詩同愚
思唐玄宗宴兄弟之樓名華尊相輝實本此二
註不及又以爲疑讀註疏知二註從毛傳鄭箋
曰承花者鄂不當作樹尊足也鄂足得華之光
明則韡韡其盛與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
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正義謂鄭取喻親切良
是考韻書皆以鄂與尊通不作拊微以此詩楊
用脩何元朗近世博雅之士取鄭說以譏朱子

林叟以華萼承覆從鄭以不爲豈不是疑不
相遠耳再考不有七音同附其一也俗作逋骨
切蓋本不也增足爲跡或爲跗或爲拊四字音
同義亦通或作拊誤緣古字少以一字爲幾用
後字漸多乃與本字相遠然凡花止一蒂鄭以
拊爲萼足固一蒂矣乃云承花者萼似萼亦蒂
矣故韻書註萼拊二字皆交互不明且據如所
云文義亦不宜句斷憶唐詩有紅萼青跗之句
又柳子詩業萼中疑考分房外舒英則萼豈蒂
乎又別詩曰常綠輝輝聯跗萼尤與二句聯合
無間廣韻云花外曰萼花內曰蕊則萼跗皆花
也韡韡以萼跗相附言而實即花矣毛杜朱固
淺淺而鄭亦微謬焉取
三詩釋之庶曲而暢矣

後重訂尤長

文公十四年請葬弗許

杜云請以卿禮葬未有
非之者愚亦仿其謬

今王荆翁云請歸葬於魯地非以卿禮葬也因觀後傳文云許之又云葬視共仲則歸魯甚明其說不可易矣

宣公十二年殿其卒而還不敗

杜云以其所將卒爲軍後殿竊

謂會所將卒即上軍也據杜即以上軍爲諸軍之殿而得不敗矣此戰中軍下軍已大奔惟上軍未動如此立文與事實大悖且傳文亦別蓋士會目以其身爲上軍之殿耳此如合肥之役韋叡將梁兵還身乘小輿殿後魏兵不敢逼事理略同而杜謬甚矣

成公十六年詳以事神

杜無註正義云詳者祥也古字通用李巡曰祥

福之善也事神得福乃名其祥愚謂如說則事神乃獲其祥非以事神也故曰詳慎也即敬慎

不敢恃其盟誓
乃所以事神耳

襄公十二年夫婦所生若而人

杜云不敢毀故曰若

而人本有可疑愚向因之今王荆翁云乃設
為對詞不可實以某某故曰若而人非本應答
之詞也不敢毀譽非是固為有見獨昭公三年
齊使晏嬰請繼室於魯曰猶有先君之適及遺
姊妹妹若而人則似實稱非
設詞矣今竊其意稍改之

昭公元年此二者古之所慎也

杜以一四時取
同姓為二愚前

以內官不及同姓買妾必卜為二今詳索之杜
註是也愚前說妄耳於註中已從杜恐後人以
為疑故

志此

七年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

杜無註一云熊獸名

一云熊爲能三足鼈也一曰旣爲神何妨是獸正義援引徵辨甚博不及錄竊謂旣神雖獸能入水其說得矣且鯀以巨凶而化爲熊似其靈神猶在爲鼈不旣下乎何以爲夏郊也

九年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

杜云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

而弁其始冠故言弁髦而因以敝之弁亦冠也正義解之曰案禮未髻之時必垂髦故云童子垂髦士冠禮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是始冠必三加冠也記冠義云始冠緇布之冠冠而敝之可也王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鄭玄云本太古耳非時王之法服是言本古而斲冠旣冠而即弁故云弁髦也

敝之弁有爵弁皮弁緇緇布冠不得名弁

弁亦冠也愚考諸禮經所載良然以解杜註亦
明獨於傳文大異禮所謂敝者緇布冠非弁也
傳所言弁非緇布冠也緇布冠固敝矣弁則古
天子諸侯俱冠之以朝觀祭享禮曰三加彌尊
向敝之有乃以敝字偶同遂強而一之曰弁亦
冠也是即弁以爲緇布冠可乎林堯叟因而實
之云弁緇布冠也則冠禮尚未讀乃強解傳以
誤後人妄矣劉炫以杜爲非而不能解乃曰弁
髦之物以童子垂髦爲髮彼兩髦因以敝之者
謂親後則不髦也夫親沒則不髦固矣然傳世
無親沒之文豈得橫益弁猶仍舊謬蓋此舉非
詩所謂兩髦即髮也即今童子所垂髮耳真山
不深考而從炫說愆前亦未及詳考以意言殊
率爾也今詳考諸禮經弁味傳故書弁以實管
弁髦而乃因以敝之手蓋王自居於外以實管
不應以卑自喻也觀下文云我自伯父無不服

之有冠冕可見此說迺自愚始而實必然也凡據禮以緇布冠非時王之服故暫冠而敬然論語云麻冕禮也註云麻冕緇布冠又似不以嚴之者何也且此弁髦與濫觴二事累見文上用之而多謬家語云江始出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至江津不舫楫不可以涉是言水之始其小僅可濫觴耳濫泛也今皆以濫觴爲流弊與本文大反矣如弁髦本尊而不可做今皆以渺忽意用之亦反予并借白之

十年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

杜云欲及子良醉故騁告鮑文

子是以子良醉而桓子騁矣於傳又不協如杜意則傳文應云遭子良醉遂騁告文子蓋醉而騁者子良也遂見文子者桓子也文義甚明今改

二十六年子車曰齊人也

杜云子車即淵捷人無註林云子車見

魯人助已乃自言我齊人也愚素有疑焉

內閣王公云魯人誤認子車爲魯將子車見其

助已也亦誤以爲齊人其識卓矣蓋本知爲魯

人因其助已遂疑爲齊人而未審故更呼以試

耳之

定公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

杜八人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愚據杜所

是以楚子初涉雖避吳旣而復涉雖濟江而南

入江南之夢也吳兵益遠矣然郢本在江北何

時復涉江而北也使涉江而北傳目楚載之且

考鄖隨俱在江北下文王奔鄖又云以王奔

皆與江南之夢隔江矣何數數濟江之類皆

左傳王奔鄖吳之南

左傳王奔鄖吳之南

事理且傳文亦不宜疎漏如此今考雖漢二水
皆入江故楚子既涉睢而西復還入睢由睢而
入江遠吳兵之南而北濟以入鄖自鄖而奔陵
故俟吳兵既退即入鄖並未至江南也元凱但
以傳文兩涉睢遂謂濟江而南入江南之雲夢
耳不思睢水本自入江而鄖隨在江之北也愚
猶恐不然適有寮友本雲夢人細
詢之知此爲江北之夢方敢改之

重訂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杜云棣也愚考而易之
以郁李思朱子註棠

亦曰郁李因再考之知常棣棣也棠棣移也
名皆多而郁李一以爲棣一以爲移至讀詩
曰常棣王李也花相相承甚力始悟詩人取興
之意端自有在不必言及柑萼而兄弟親附之
情隱然自寓讀之殊覺
倘未諸說或泛或鑿矣

重補隱公五年將萬焉杜云萬舞也考大戴書鬯云

舞稱萬舞則專名武舞矣及詩書公羊三註疏

皆同戴朱子註詩則曰舞總名又呂東萊讀詩

記援引甚詳以武舞名干舞文舞名萬舞則萬

爲總名明矣考大戴無舞名萬之

見傳中皆以總名爲文獨莊公二十八年楚文

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成節也似專於武然

萬既總名則武舞亦必以萬名矣故

從杜但其意義無考惟博雅教之

僖公四年六日毒而獻之杜云毒酒經前輒

後思胙不獨酒也考國語所載甚詳亦病

杜之偏而畧欲益以肉字則板刻難飲以食

易之考諸書食飲食也又飲盡曰食

曰血食漢書食酒一斗則肉酒兼之矣

三傳主年序吳之甫貴
六 直齋

襄公十年其能來東底乎

杜云底至也竊謂以至訓底固矣若云來

東至乎文理難通自漢至今京師里第皆名邱古字通用此必然矣

昭公二十四年余左顧而欬乃殺之

杜云疑士伯來殺已

故謀殺之竊謂魯侯爵且周公之胄晉雖盟主何得戮其命卿考其時未有侯國之卿戮於伯國者取邾師固有罪晉所以屈辱之者不一賴昭子風節庶以少競誠足以相當矣必無復殺之理昭子亦不過疑及此特以其氣高勁恐復有陵侮難勝將以死繼故謀先殺之耳

定公十年在揚水卒章之四言叔孫稽首

杜云四言

云我聞有命稽首謝其受已命也然觀亦此言亦平平何謝之過乎考詩乃三言繼之不敢以

告人爲四言蓋時候犯據邱強固非無以制之故引云不敢以告人是赤欲殺其命詭計以圖犯也觀其多方以誘而傾之可見使其命稍宣安能用其誦謀以出犯如此乎隱曰四言蓋深秋之叔孫已悟其意故謝之深因其爲之秘也愚審察事情已得於文詞之表矣更於詩文本爾益自愜焉又上文侯犯叛下文衆言異愚意亦與元凱稍別已見之註中不遺辨矣

哀公十七年然則彘也

凡盟小國執牛耳杜云無常謬矣劉說是也其義又

思方悉詳本註

二十一年數年不覺

杜云數年不覺答齊僭首竊謂不答已在

往歲後無會盟何自而答之乎蓋齊既已應有悔謝之舉曾乃久而安焉故云爲耳

又僖公二十八年瓊弁玉纓

杜云弁以鹿子皮爲之瓊玉別名玖

之以飾弁及纓愚據冠禮始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是爵弁尊於皮弁安知子王舍爵而飾皮也又據儀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緇鞞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鞞註云爵弁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皮弁以白鹿皮爲之今觀爵弁之裳衣鞞皆近赤黑色皮弁之積鞞皆素是各以色爲稱考瓊爲赤王則應用以飾爵弁矣然以無明據故存疑焉杜旣溺以爲皮弁又於纓無釋瓊與王亦無辨愚故詳而明之

襄公二十九年批列被殯前已據周禮檀弓韻書以若釋列正杜謬矣然諸韻書皆以爾雅爲據據之云若王若也爲帶除不祥於若曰若也亦云王若予考爾雅箭爲王若註云今之落帶並非若若貞山云爾雅謂之亂考之亂乃烏藍尤非又有爲若者三爲若者二與箭亂皆無除不祥之說竊以若載經傳君臨臣喪所用不宜

疏畧不載韻書反以爲據貞山乃以亂當之使人懷疑但今抽條生花無孳孽作帚者是苕丘

定公十三年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趙孟怒

欲如此謀歸衛貢鞅不察怒其拒命陸云實信齊歸衛貢非欲如此讀傳文本如陸說但鞅何自怒也故久依杜今思衛時背晉數連齊兵爲晉患鞅以其欲通衛乃甚怒於齊故怒也

愚爲此註雖有辨諸說之溷杜者然易杜尤

多恒不安於心復累檢以求其義期去予謬

復於杜乃更得杜誤十許復杜義者止一其

桓六年不以國宣二年宣三年矣重改補辨成十

四年不許將亡襄二十九年颯颯乎昭二十
三年使各居一館已鑄舊板實刻其中餘增
見此前惟昭十三年思我王度五句彷彿與
前十餘條俱已改註於每事本文下似後無
復有改者矣遜既蹇拙古註又難輕易故歷
久始定祇恨前布諸帙無緣校此正之豈意
曆丁酉日南至遜重誌

辨誤補遺終